

《神偶》玩上元宇宙

上海木偶剧团复工排练新剧忙



台前幕后

过去的两个多月,尽管没有一场线下演出,上海木偶剧团却在云端进行了103场直播,抖音粉丝一下子涨了10万+。这周,随着演员回归排练厅,全新的大型偶戏《神偶》也进入到快马加鞭排练状态(见下图),这部自带“元宇宙”热词的新剧,下半年将与观众见面。

疫情中的机遇

“原先我们的《神偶》7月就要在兰心大戏院演出了,现在因为疫情推迟,我们多了两个月精雕细琢,没有浪费一天,每个演员在家都是马力全开的工作状态。”《神偶》的男主角王贞超透露,尽管居家一直在练功,这周一复工后,最先感知到强度的还是自己的身体,“周二早上我起床的时候,感觉浑身像被打过一样酸痛。”

《神偶》的女主角董钰铄居家期间除了排练,还是剧团的女主播。从两年前疫情初次暴发后,木偶剧团就开始每月一场直播,现在几乎人人都可以当主播。以往舞台上的“幕后英雄”,在直播间找到了新舞台,大放异彩,孵化出了一批青年主创人才。

两年前鲜有人敢做的剧目直播,也让剧团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吃了一颗定心丸。“毕竟我们的剧目都是走市场的,观众会不会看了直播就不来买票了?”上海木偶剧团团长何筱琼的疑虑,到后期变成了——“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观众看看,海派木偶戏可以有多精彩!”《九色鹿》《花木兰》《最后一头战象》《创世一补天》等特别受欢迎的剧目一一入驻直播间,103场直播为剧团增粉10万+,不少观众在直播间留言,疫情之后一定要再带着孩子到剧场观看。

不隐形的演员

何筱琼回忆:“在我这辈木偶演员,包括我们的老师,都是幕后英雄,习惯于隐身在幕后,观众看到的只有木偶。”从人偶舞台剧《最后一头战象》到木偶音乐剧《报童之声》,熟悉木偶剧团的观众会发现,木偶演员不再是传统剧目中的黑衣人,而成了演出的一部分,甚至木偶和操纵的演员会成为独立的角色,这在《神偶》中也成为突出的一点。

在《神偶》构建的全新宇宙里,木偶虎哥和蓝妹妹是一个木偶戏班的工具人,他们厌倦了被人类操纵的生活,想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,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于是两个木偶用一支神笔打开了能够穿越时空的通道,来到了远古时代和元宇宙……

助理导演杨星宇形容,在这部戏里,演员和木偶的关系就好像弹弓里演员跳进跳出一样,木偶演员有时候是偶,有时候是另一个角色。他印象很深刻的是:“其实在排《花木兰》的时候,胡雪桦导演就有意识地让木偶演员走到观众面前,最后谢幕时大家会摘下头套,

满头大汗地和观众打招呼,让观众看到演员的价值。”

这一次,要求升级,胡雪桦为《神偶》的演员们加入了大量的舞蹈动作和形体表演。所以,排练厅里,大家每天第一项训练常常是体能训练,核心力量、心肺功能等都是必备课程。操纵九尾狐木偶的演员廖子嫣也会化身九尾狐,所以排练厅里她一直戴着护膝,大量模拟着狐狸的爬行动作。

不低幼的木偶

“《神偶》的剧本很有深度,会引导小朋友去探索人生的意义,即使是我们,拿到剧本以后也看了好多遍,生怕看不透。”王贞超感慨。木偶剧虽然面向的主要观众群体是少年儿童,但何筱琼一直认为,不能把孩子想象得太低幼,“现在的孩子读的书、见过的世面都不可小觑,他们懂的可能比家长还多,在他们形成三观的道路上,用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来引导他们很重要。”

这样的转变,也是源自何筱琼从儿子上得到的启发。在儿子还在读二年级的时候,何筱琼喊儿子来剧团看戏,他回答,不看。妈妈不解,这次是新戏,你没看过的。没想到儿子说,看了开头就能猜中结尾了,而且景从头到尾都没什么变化。何筱琼感触颇深,传统的经典的木偶戏应该传承,但是木偶要吸引新一代的观众,不可能永远延续过去的表演方式了,她暗下决心,每一部戏都要有新的突破。

近年剧团和胡雪桦合作的剧目中,水墨画风的皮影戏《花木兰》突破的技术壁垒,是解决了多媒体和皮影灯的光源冲突。敦煌色系的皮影戏《九色鹿》又进了一步,不仅灯光可变频,还让多媒体灯光和皮影光融合在一起,变得3D立体。这次的《神偶》,将融合提线木偶、杖头木偶、大木偶、巨型木偶等形式,希望传达给孩子们的是在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上,难免会遇到坎坷和曲折,但是一定要放弃寻找自我,实现自我。何筱琼说:“我们不希望家长带孩子来看戏,自己却站在外面等,我们希望家长和孩子通过看同一部戏得到启迪。”

本报记者 赵玥



刘亦菲饰演赵盼儿

陈晓饰演顾千帆

《梦华录》凭什么被打高分?

孙佳音

《梦华录》你看了没?这样一部史诗感并不算突出的偶像剧,这样一部甚至片名题字里都有错别字的古装剧,缘何能拿到苛刻的豆瓣网友8.8的高分?

有人说它值得,是近年来少见的“古偶之光”;也有人说它评分虚高、名不符实;还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,它的高分主要得益于近年来国产古偶的粗制滥造。

到底,《梦华录》的高分是凭什么?

首先,《梦华录》的确不是一部典型的古装历史正剧,但或许就是这份不纯粹,成就了它的观众缘。在采用宋朝显著风貌特征的故事背景下,《梦华录》其实通过现代人的眼光,在对作品进行艺术表达。

比如,虽然借鉴了很多古画中的风格样式,但整部剧在服装造型上添加进不少现代审美思路,这让它更轻松地赢得了观众,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追捧。比如,《梦华录》虽然由关汉卿的元杂剧《赵盼儿风月救风尘》改编而来,但实际上关汉卿的故事只占据前六集,此后30多集都是原创剧情,除了最叫观众日思夜想的爱情戏,还有赵盼儿、孙三娘、宋引章如何“北漂”闯东京的事业线。编剧张巍说,关汉卿笔下的女性人物,即使放到今天来看,她们身上所呈现出的侠义、善良、勇敢、聪慧等性格特点,也是非常具有现代精神的。导演杨阳说,他们是在用古装表现“现代”生活。面对挫折不认输,互助互爱实现理想的价值,显然与当下的观众产生了碰撞与共鸣。

其次,虽然《梦华录》在不少细节上被网友挑出了毛病,但你很难否认这是一部很美的戏。美,不是简单的没有塑料特效,没有抠图置景,没有大柔光滤镜,虽然这充斥在我们这些年来看过的大多数古装偶像剧里。美是活色生香,是美艳、生动,是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市井,也是导演无声胜

有声的点染成画、以景衬人。

杨阳回忆说,开拍前他们到开封府、无锡、江南一代的水乡古镇做了很多考察和采风,慢慢去找这部片子的调性,“我希望我们的景不要太堆砌,让演员穿好了服装,站在那个景里,他们浑然一体,成为一幅画面。”于是,我们看到赵盼儿的湖边茶坊,临水而建,杨柳成排,近处二三客人喝茶聊天,远处碧波荡漾,看上去诗情画意,清雅别致。我们也看到衙门重逢那场戏,赵盼儿穿越拥挤人群看到了屏风后面的顾千帆,两人只用眼神上的交互,就道出了心绪上的暗涌。

在豆瓣的短评中,有一条这样写道:“千帆坐船离开,从灯火辉煌漂向黑暗水域,眼睛却总飘到楼上目送他的盼儿身上。”没有说在哪一集,也没有配图,但却收获了超过八个点赞。关于香云楼送别这场戏,杨阳在微博阐述,拍到盼儿和千帆告别这场已是半夜,累得说不动话,只是自己心里清楚想拍什么,“那是一种克制的情愫和安静的波澜。月下,微醺,一人在水,一人凭栏,眼中泪,心中事,意中人,波声、虫鸣,旁人话音皆不入耳,时而清晰、时而模糊,心中只有彼此……”助手们说,当时真不理解导演在拍什么,看到成片后,明白了。导演自己说:“国画讲究留白,毋需太满。”

最后,不得不啰嗦地夸一下《梦华录》的选角。上述的两场爱情戏,如果不是刘亦菲和陈晓来演,会不会观众就没有那么买账?很残忍地说,答案可能就是肯定的。

在定位上,《梦华录》就是扎扎实实的一部古装偶像剧,尤其在故事逐渐展开之后,大多数观众看剧、追剧最大的动力正来自于看编剧“发糖”。这份爱情糖精叫人沉醉,一方面归功于编剧和导演,《梦华录》没有使用“一见钟情”的古偶模板,而是让男女主在“不打不相识”中慢慢摸索、彼此吸引。另一方面,糖精的香甜醇厚要归功于男女主角的成功选角,赵盼儿和顾千帆这一对已然牢牢坐稳观众心中的“顾盼生辉(CP)”。

